

左臂大家是如何炼成的?

——由高凤翰左臂第一块刻砚说起

□张漱耳

科考不第仕途坎坷

高凤翰，字西园，号南村，晚号南阜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三月生于胶州城南的三里河村。父亲高曰恭，有诗集行世。兄弟四人，高凤翰排行老三。9岁从父学写诗、绘画。高凤翰《题禹鸿胪摹赵松雪鹊华秋色卷》有句：“昔我童年侍老子，窃闻画事述掌故。”同时跟随伯兄高愧逸搜罗玺印。康熙三十六年(1697年)高曰恭赴京应试分派淄川担任教谕，15岁的高凤翰随父来到淄川，得识已经69岁的蒲松龄。后随父返回故里19岁结婚，20岁赴济参加科考不第。23岁再赴济南应考不中。康熙五十年(1711年)赴济中秀才，返回时拜访安丘张贞、张在辛艺术之家，与之书画唱酬，盘桓月余始归。可能他也属于不愿循规蹈矩的创造性人才，不甚适应封建社会的科考。因为此后风尘牛马，碌碌奔走十几年，科名依旧停滞于秀才不前，唯诗书画及篆刻技艺大进，并且佳作连连，渐有名气。

雍正六年(1728年)八月，高凤翰被地方官员举荐为贤良方正，赴京参加应试后列为一等，授修职郎，分发安徽试用。这年年底，高凤翰携长子高汝延由胶州启程南行，来到当时安徽巡抚所在地安庆报到。转年开春，被委任歙县县丞，即相当于今天的副县长或常务副县长。不料就在当年任上，被人诬告他在处理一起命案中得贿五千金。

本来仕途不易，上任伊始就遭诬陷，高凤翰被暂停职务。这时，幸亏有两淮盐运史卢见曾力挺，次年还歙县原任。届满考评，高凤翰即将升任绩溪县知事。不料，因高凤翰所知遇的上级先后调走，知事终不得升任。故高凤翰一生以县丞职务最高。

后一阶段，高凤翰奉调赴安徽监修孔子庙，庙修起后被委管泰州坝盐掣(盐业分公司)。这时他已年过半百。任上第四年，又本应任满叙职升补仪征县令缺，不想卢见曾对他的极力褒扬遭同僚妒忌，加上高凤翰上动了淮商的“蛋糕”，被诬告为卢见曾同党，下狱四五十天。但在公堂上对簿时，高凤翰抗辩不屈，本款审理空白，可惜依旧被罢官。

乾隆元年(1736年)新帝下旨征试博学鸿词科，直隶藩司张鸣力荐高凤翰参加，但屡遭磨难的高凤翰已经意识到，自己这辈子不是做官的料，复信力辞，从此不再涉足官场。

赶工《砚史》右手风痹

绝意仕途的复信寄走后，乾隆丁巳年(1737年)五月底的一天下午，高凤翰正伏案作《睡莲图》，画到未时时，右臂突然风痹。于是赶紧停下，一边躺下休养，一边用左手摩挲。他幻想过会儿就会恢复。不料，连续几天过去了，半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。

原来，此次右臂经脉阻滞由

“拙”是个艺术观念，通常情况下，艺术技能经过锻炼和培养，会由拙笨到工巧，但随着“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”美学观念的提出，到最后有了求拙之意。为此，有的以右手换左手为“捷径”，不过鲜有成功者。清中期的艺术家高凤翰堪称最强的“左撇子”，其左手书法、绘画和镌刻达到了“拙”的效果，创出了不少绝世经典。下图即是他的右手残后用左手制作雕刻的一块端砚。该砚略呈椭圆形，最长处13.9厘米，最宽10.7厘米，厚1.5厘米，砚铭为“玉带池”。现藏上海博物馆。根据后配盒刻记，曾为山东荣成籍在上海工作的干部王一平收藏。它是高凤翰乾隆丁巳年(1737年)在生命的最低谷，以坚强的意志促成的作品，也是研究高凤翰左右手风格突变的标本之一。人们好奇的是，高凤翰是不是走的也是有意换手捷径？今天就说说来龙去脉，前因后果。



高凤翰“玉带池”端砚，现藏上海博物馆，左图为背面，右图为正面。

来已久。四五十天的坐牢，高凤翰在暗屋子里受到了邪气的侵袭，出狱后又因急于完成《砚史》，不舍昼夜题刻砚铭，接二连三，砚复一砚，右臂多次揽着冰冷的砚石就睡着了，风邪加寒湿，一下便致右臂风痹。

《砚史》是高凤翰受宋代大书家米芾启发编辑的同名石砚手制专著(后人为区别又称《西园砚史》)。高凤翰一生嗜奇好古，富收藏，精鉴别，单是蓄砚就达一千余方，是历史上少有的砚台收藏家之一。清代钱侍辰辑《高南阜先生砚史年谱》载，说他从38岁开始铭冷云砚，到57岁最后铭寿门砚，历时19年。

雍乾之际，经济相对繁盛，达官显贵们对文化用品十分讲究。比如用砚，不但注重石质，上面还要有名人刻的砚铭，这时高凤翰把诗书画印的才能扩大到砚铭，将此项艺术发挥到了极致。任职县丞期间，他从所藏砚台中择其精者，亲自雕琢，并加以铭跋，编辑成《砚史》。入书的每方砚，书迹四体皆备，文句意境隽永，集金石、书画、诗文于一体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正当高凤翰专事《砚史》，抓紧制砚、凿砚、镌刻铭辞之际，右手失去了自如活动和一切反应能力。在等待了数天不见好转后，高凤翰明白了：右手残废不可逆转，已经没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了。

处在焦虑中的他，那几天脑海里一幕幕闪现的是多年倾注诗书画印与制砚的情景。自己结识了那么多同行挚友，从弱冠时济南的朱岷、朱文震，到中年时安丘的张贞、张在辛，扬州的金农、郑

板桥，京城的高其佩，以及金陵的边寿民等大家，一路走来，经过了46年的相互浸染切磋探讨，终于蜚声艺坛，尚待精进，难道要因为右手残废戛然而止？不能！他摇摇头，下了一个决心：使用左手，从头再来也不怕！

高凤翰以一种不屈不挠，永不言弃的心态，走到搁置多日的画案前，在《睡莲图》上使用左手题款，声称“右手书画从此绝迹”。还有句：“抵死仍将左手持”。并自此号“丁巳残人”“后尚左手”。不久，他又用左手刻了一方“一臂思扛鼎”，足以佐证其感人的毅力和精神。

也就是说，高凤翰改用左手创作是不得已。他的成功，不是靠在生理上突然的悖常实现。其使用左臂的决绝态度，对那些右手好好的、只想拿左手玩玩的人来说，不可同日而语。现在有好些左手艺术家，其实本来就是重度的“左撇子”，自小就用左手写字、拿筷子吃饭。这种天生的“左撇子”，恐怕左换右才是“悖常”。

成功来自千锤百炼

使用左手后，书法绘画以外，最急迫的还是《砚史》最后的完善。他艰难地、以尽可能少的文字在挑选的砚台上镌刻铭辞。第一年他以左手题铭刻制了七方砚台。他在其中青石砚上铭云：“臂痛力疾书”。

这块近似椭圆形端石为七砚之首，是告别右手的首次试刀石。他根据正面砚首处有两条玉带，中间夹杂侵蚀而形成的大小三个孔洞，即所谓“虫蛀”，就巧妙地把

虫蛀化为墨池，让它与玉带组成砚名“玉带池”。左边部落有行书款“乾隆丁巳石道人成”。此砚双面可用，凹槽的背面一端刻有篆书：“下岩上品”。名辞与落款俱填金。

也不能不加以分析，一味叫好。这方最初改用左手刻的砚铭及落款，的确是“拙”，这种“拙”是真“拙”，不是那种大巧若拙。它的每笔之间缺少应有的连续性，完全是重做回小学生的稚嫩状态。由于章法和用笔习惯的突然改变，导致了毫无灵活可言，所谓运笔流畅是谈不上的，而是字形扁平，行距不匀，手上力量的不足也不能深入。但质朴还是显而易见。这充分说明，任何一个艺术家，不管你曾经的水平有多高，只要你换了左手，最初的水平也令人无法恭维。必须经过千锤百炼，经受炼狱般的痛苦磨炼。

高凤翰在左手下的功夫非常人能企及。病残当年，他时常躺在炕上，下面铺一布巾，于病中伏枕镌刻砚铭，水平是参差不齐。

约历练了五年左右，其左臂“拙意”显现，渐渐地令他人右手难敌。其时自言：“殊大有味，其生拗涩拙，有万非右手所及。”

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有了自信：“我右手废了，这种痛苦难以言表。试着用左手执笔，挺有感觉，生拗涩拙，竟是右手所比不上的……”

到达了这种境界和状态，作品才出经典，成为大智的外显。他将喜怒穷困、忧郁潦倒融于笔端刀端，一发而不可收。此时，他还

将右手好的时候画下的尚未题款的画作，都找出来用左手题款。往往起首就是“乾隆丁巳春……”有的画甚至一题再题。

“胶西金铁”名副其实

现代书画大家启功先生，称赞高凤翰为“胶西金铁”，认为其书与画都有金石的味道。这个评价很高，也恰如其分。

金石之气就主要得益于刻章刻砚。金，本就指以青铜器为主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物，包括上古青铜礼器上的铭文、图案等；石，即石质的各种文物，对高凤翰而言主要所长三样：篆刻、砚铭和碑刻。

金石对高凤翰书画艺术的影响突出，对书法形成古拙苍莽的格调不可估量。

高凤翰篆刻起手很早，他的《印存自记》云：“余年甫八、九岁，便以时随弄石”。但是55岁被迫换手以后，这个诗书画印已有很高造诣的人，除了诗才，书画印基本清了零，都意味着从头再来。

这时的他不再为官，寓居扬州还未回归，但因治印的名声在外，向他求印的书画家几乎都不知高凤翰换手，依旧络绎不绝。阮元《广陵自诗事》记载：“郑板桥图章，皆出沈凡民、高西园之手。”《金农十七札》第十五札云：“刻石二方，已送高凤老矣。”愈数日，在第十六札云：“高凤兄已来过，二石付与。”好在换手后刻印和写书法还不尽相同，作品变化相对小一点。所以，在江南期间，应邀为人治印也是高凤翰养家糊口的重要收入来源。

乾隆六年(1741年)春，高凤翰在苏州等候家信没有等到，内心布满了倦游思乡情绪，写了很多望乡诗词。

夏天来到，他由苏州至扬州北返，离开工作生活了12年的江南，于农历六月十七抵胶州三里河家中。这年已经58岁。他带回的有《砚史》四巨册，同时《汇辑汉印》约五千方，自制印及所收近代名印与朋侪者亦数千方。不久后都付于儿侄。其中《砚史》后由宿迁王相于高氏族孙中觅得，延请太仓王应绶摹刻过半，后经仪征吴熙载枣板续刻方才得全。到了道光年间，原手制本被江苏宿迁王惜庵(1789年-1852年)收藏。王在跋语中称“此于艺苑中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”但原本最后还是已佚战火。

高凤翰归家第三年，嘉兴老人友鲍西岗，听人讹传高凤翰已经去世，写来了《哭南阜》诗三首。高凤翰笑答，并随信寄去了新刊石《生圹志》。虽然消息不实，但他确实老病缠身，精力日衰。

高凤翰去世时享年67岁是后人根据他最后一首诗确定的。因诗中有一句“岁在龙蛇劫数奇”，按生肖纪年，辰为龙，巳为蛇，言其劫数在龙蛇，说明高凤翰已进入己巳年(1749年)，但是还没过周岁生日。

高凤翰去世后，子汝魁、孙攀麟、侄汝灝、族弟元质将他葬于胶州西八里之辛置岭。墓前立郑板桥所书墓碑(该碑现存胶州市博物馆)。